

# 南寧史料

第五輯

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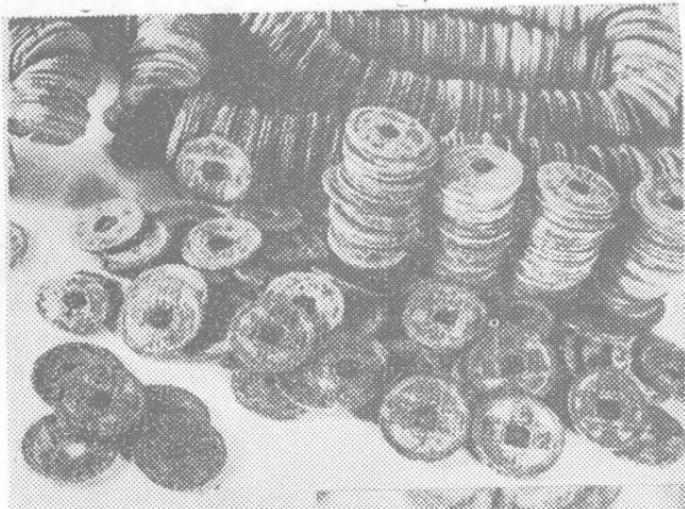
# 南宁史料

(内部资料)

编辑：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印刷：广西日报印刷厂

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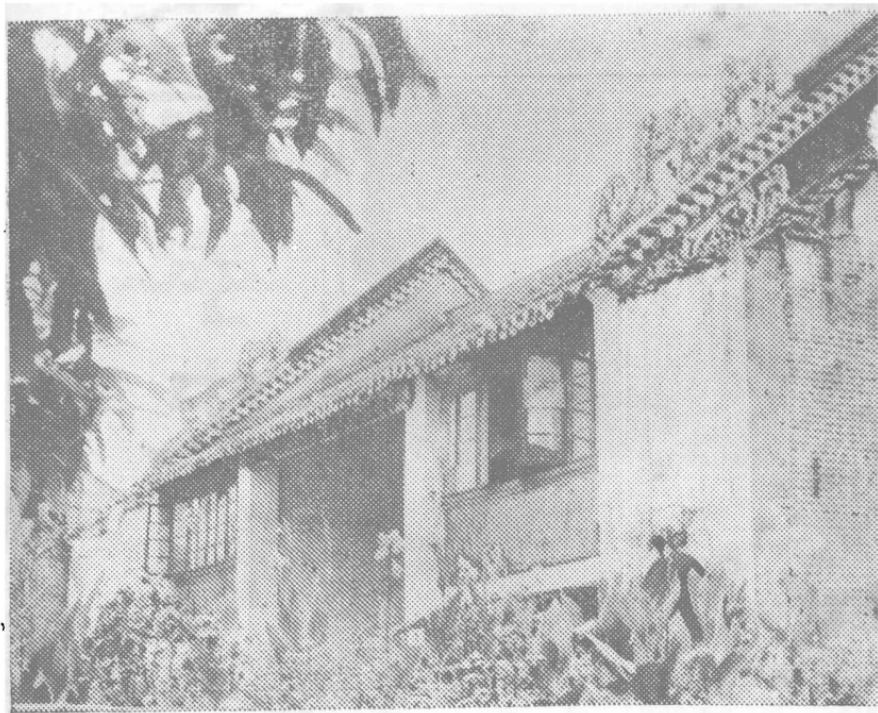


馆

# 爱护书籍

周月一个  
文艺业务  
借期请按期归还

南沱令空出同七



南宁粤东会馆门楼（内面）

（陈文卫摄）



（陈文卫  
摄）

粤东会馆门楼上的石雕。

# 南宁史料

第五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南宁史料

历史	人物	苏缄坚守邕州城.....	骆鉴清 (4)
----	----	--------------	---------

旧南宁行政建制与官员.....雷·成 辉 (39)

南  
宁  
史  
杂  
谈

邕垣漫忆 (续一) .....	李 微 (18)
南宁铜鼓陂水利.....	苏乐民 (21)
草坪旧事.....	梁上燕 (24)
旧邕城的当铺.....	雷 成 (30)
旧南宁消防点滴.....	宋 生 (26)
邕城电灯何时始.....	迟 芳 (27)
旧瞽目院.....	温松生 (32)
民初时南宁的警政概况.....	禦 试 (34)
征集革命文物启事.....	(48)

关于第七军与十五军的番号问题.....李英漠 (36)

## 第五辑 目录

---

史	日寇两次侵邕的回忆	唐超寰 (9)
事	旧南宁市医院见闻	雷正兆 (11)
回	回忆南宁的粤华剧团	苏保双 (28)
顾	我所知道的广西乐群社	谢落生 (14)
<hr/>		
日军在南宁的暴行		林 敏 (13)
<hr/>		
登镇宁炮台吊苏缄 (诗)	韦瑞霖 (23)	
南宁何时有公共汽车的?	(33)	
南宁历年春节天气之最	(38)	
<hr/>		
照	南蛇岭挖出唐代铜钱	(封二)
片	南宁粤东会馆门楼	(封三)
粤东会馆门楼上的石雕	(封三)	
<hr/>		
我会组织座谈文物保护法	(17)	
我市对一批街道和公社命名或更名	(47)	
<hr/>		
封面设计	刘业宁	

# 苏 缄 坚 守 邕 州 城

骆  
鉴  
清

苏缄，字宣甫，福建晋江人，进士出身。宋仁宗宝元至神宗熙宁年间，他先后在粤、豫、湘、浙为地方官吏，做过英州（英德）、廉州（合浦）知州和广东钤辖。

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交趾谋入寇，苏缄奉命接原邕州知州陶弼之职，镇守邕州（州治即今南宁市，辖今南宁、百色地区等地）。当时邕州所属边关羁縻州峒，常遭交趾侵扰。交趾，即今越南北方，秦代系我国象郡，汉朝改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末那里土官丁部领夺权建立丁氏王朝，后为黎氏取代，黎朝又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推翻，建立李氏王朝。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1年），李公蕴向宋朝入贡，被封为“交趾郡王”从李公蕴至后来其孙李日尊改国号为大越国以来的六十多年里，曾不断进行南吞占城、真腊（今越南南方及柬埔寨地区）北侵宋土的活动。

苏缄到职后，他深入所属州峒体察民困，摸清边关情况，曾先后上书朝廷揭发桂州知州沈起、刘彝对交趾的错误估计，提出“交趾兴兵，欲犯省地”的奏章。宋神宗虽然据奏调走了沈起并责成了刘彝，但宋军忙于北御辽夏，无力派兵南下布防，只命苏缄当地“按兵固守，毋得贪功轻敌”。大越国军自公元1014年至1075年，先后借口追捕逃犯，多次入侵钦州、邕州的如洪寨、思陵州、西平州、归化州

等地，掠人畜财物、焚仓库庐舍，甚至绑架我边境指挥使杨保材，杀死宋士尧等五个巡检。就在苏缄任知州的第五年（即公元1075年4月），大越国机榔县观察使刘纪，公然率兵越过边境广源州进犯邕州。苏缄预料大越国将会乘当时南吞占城胜利的气焰，进而大举北犯我国南疆，于是，加紧固筑城墙、储备粮草、训练兵丁，并立下与邕城共存亡的决心。

公元1075年（宋熙宁八年、大越太宁四年）冬，大越国第四个皇帝李乾德下令向我南疆发动侵略战争。据《大越史纪全书》等越南史籍和《宋史》、《涑水纪闻》及地方志等书载述，李乾德“命辅国太尉李常杰、宗亶领兵十万，水、步继进”，“突袭钦、廉、邕”三州。“李常杰率水师由永安（芒街）渡海”，“于宋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075年12月31日）攻陷钦州”，“宋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076年1月4日）破廉州”。与此同时，“宗亶率步兵”由机榔县（西明西）“猛扑永平、太平二寨”（今宁明、崇左），向邕州城进犯。

当时邕州守城官兵加上峒丁，一共只有二千八百人。苏缄明知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朝廷和桂州（桂林）刘彝的援兵渺无音讯，情势十分危急，但他抗越守城的决心毫不动摇，即“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援以方略，勒部队，使分地自守。”把兵力按五个城楼门编为五部，每部有将领及少数民族能者督战，并教将士使用“神臂弓”，这种弓“可射三百步，能洞重扎”。留城的百姓都自觉分担制造弓箭、燃烧物和运输等后勤工作。为了表示自己决心和安定民心，苏缄把自己全部家属留在城里，“长子苏子元系桂州司户，因公差顺携妻儿来邕城”，此时战事突发，子元已办完差事，本

可携眷回桂。但苏缄“念人不可户晓，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独遣子元，留其妻儿。”苏缄遣子元回桂州，是因他有公务须回去复命，同时顺带信给刘彝讨救兵。另一方面，他把库存粮饷兵器等公之于众，并对大家说：“吾兵械既具、畜聚不乏，虽贼已薄城，宜固守以待援。”于是，全城军民同心协力与苏缄一起守城。

宋熙宁八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076年1月18日），大越侵略军主帅李常杰率领四、五万水师由钦、廉北进，从东南部与西北方向的副主帅宗亶所部陆军五、六万人合围邕城，满以为大军压境，就可以一举拿下这兵寡援绝的邕州孤城。岂料他们刚抵城下，便被苏缄预伏在邕江河畔的勇士痛歼，并“斩蛮酋二”。接着，越寇又以十万之众，把邕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连攻二十天，直至除夕仍无法得逞，只好蹲在邕州城下度年。李常杰这个所谓大越“虎将”，攻不下邕城，内心颇为不服，但当他侦知对手是苏缄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李常杰早在二十年前就风闻苏缄在广州打败侬智高之事。此次李虽与廉州内奸徐百祥（又作徐伯祥）早已勾通，但听徐说过苏缄为人，所以侦悉是苏缄坚守邕城，他们内心又怕又恨。

农历春节来了。城外越寇吃的是丰盛酒肉，守城军民虽吃野菜树叶拌稀粥，但大家毫不气馁。一个月过去了，连桂州援兵亦不见到来。原来刘彝嘱钤辖张守节率兵三千作形式上赴援，后张守节在昆仑关附近阵亡，余部败降，为越寇驱使攻城。这一来援兵反助了敌人。这时困城越寇十分嚣张，用箭投下一幅幅白绸黑字的“代宋露布”（传单），上书：“宋行青苗助役之法，困穷百姓，我今兴师，欲相拯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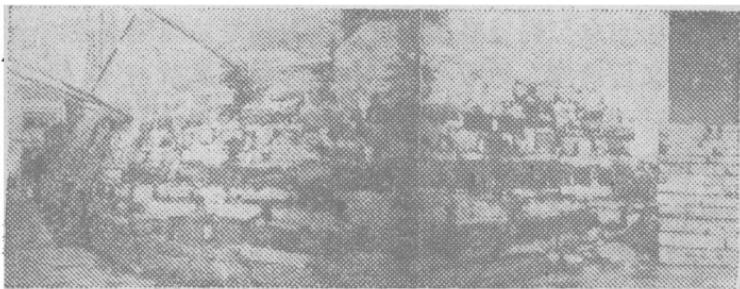
同时投下“劝降书。”

苏缄当众怒揭侵略军的谎言，激励军民继续奋战，全城军民更义愤填膺。乘敌得意不备，苏缄部属敢死队毅然出城，一部驾轻舟闯至敌帅船刺杀敌帅，一部杀下江边劫夺敌船的粮食，虽然夺得一部分粮食，但也牺牲了不少将士，苏缄即率众发神臂弓掩护所部回城固守。

李常杰、宗亶损兵折将，屡攻不下，打算撤走了，可恨徐百祥之流竟向越寇献计，“教贼用囊土傅城”，越寇人多，把一袋袋泥土在城外叠起，“顷刻高数丈”，囊土并城高即“蚁附而登”。苏缄与邕州军民坚守孤城已达四十二天，这时“粮尽泉涸，人吸沤麻水以济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孤城军民抗贼，昼夜不得休息，矢石且尽，粮食又绝”，逐步丧失了战斗力。就这样，邕州城在十万越寇围攻下，对峙了四十二天，终于在熙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076年2月28日）沦入敌手。“城溃破时，苏缄父子及家人与邕州通判唐子正等在州署一带与敌巷战，唐子正战死于横壁亭。”苏缄大叫“吾义不死于贼手！”乃率家人回家，全家三十六人纵火自焚，壮烈殉国。“城中人感缄之义，无一人从贼者。于是被越寇屠杀五万八千余口”。并于熙宁九年正月廿三日（公元1076年2月29日）“纵火焚邕州城”。

北宋朝廷获悉邕城陷敌，匆忙调集精兵，由郭逵、赵彊率领，南下反击侵略者，同年六月进入广西，十二月收复邕、廉、钦三州，尾追越寇至越境如月江一带对峙月余，越寇反扑不逞，伤亡惨重，大越王子李弘真、李昭文均被击毙。李乾德被迫“遣使诣宋军门纳款乞降。”

邕城光复后，陶弼重任知州，他发现苏缄死前刻上州署



△ 苏缄全家殉难处墓壁（位于今兴宁路西二里）  
△  
△  
(士宗摄)

墙壁控诉刘彝拥兵不救之罪并追究钦廉猝失之责的手书，便转奏朝廷。结果，刘彝被贬谪，徐百祥畏罪自缢。宋神宗对守城殉国的苏缄和邕州军民深表哀悼，“诏恤岭南死事家属，立殉难将士墓”，给予苏缄追赠奉度国军节使，“谥曰忠勇，以子元（苏缄长子）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祇候。谓子元曰：邕管赖卿父守御，倘如钦廉即破，则贼乘胜突奔，桂、象皆不保矣。昔张巡、许远以睢阳蔽遮江淮，较卿父，不能过也。”可见当时朝野对苏缄功绩评价之高了。

事后邕州城人民为了纪念苏缄，在其全家殉难处（今红星戏院处）建一座苏忠勇祠（后改称府城隍庙），内有苏缄画像和碑文供后人凭吊景仰，宋哲宗元祐年间又在望仙坡今镇宁炮台处建一座“怀忠祠”，祠额“怀忠”二字是宋哲宗御笔亲题的。清朝以前，南宁官民每年都在怀忠祠举行春秋致祭及岁时节奉祀。

（注）篇内所引的史事和文字均出自中、越有关史籍，有书目可参，这里为节省篇幅，不作标注。（题字：韦瑞霖）

# 日寇两次侵邕的回忆

唐超寰

一九三九年，日寇由钦县及企沙登陆，并占领钦县一带后，便直侵南宁。当时南宁是由三十一军韦云淞部的伍宗正团卫戍。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宁民团指挥部才下令公安局率领员警参加守城，但局长周必昌托病请假，交由我代理，负责指挥员警参加作战。我当时是特察里所长兼局督察长，负责守市区河面及上游大坑一带，伍宗正团守下游桃源路至竹排坑一带。当时敌机对南宁日夜轰炸不停。

二十三日敌军开始进攻南宁，主力是向北岸竹排坑猛攻，市区河面，由少数橡皮艇强渡，但未得逞。由于敌机日夜狂炸，房屋炸毁，民众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商店大部份疏散不及，至二十四日夜十二时许，接伍宗正团通知，因伤亡甚众，准备撤退。我与伍团联络于二时许全部撤完。

我率领警队撤退时，镇北桥华强路一带有一被服库，门已敞开，库内的被服满屋皆是，没有疏散。因两日敌机日夜猖狂轰炸，警报一直没有解除，市人多有躲避飞机未回家者，时南宁已沦敌手，他们只好只身逃难，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经心圩向香炉岭转移至武鸣甘圩，在此沿途间，见南宁逃难市民，扶老携幼，有抛儿弃女，及被病、饿死路旁的，被土匪抢劫枪杀的，不胜枚举。真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记得我曾遇一中年妇女，她向我诉说，她原是广

东省城人民，丈夫在广东部队当连长，因来南宁探亲，沦陷时未及逃出，竟遭日寇轮奸十多次，逃出时所带小皮箱一只，又被土匪抢去，只剩随身单衣一件，后经送隆安县难民收容所收容。由此可见南宁第一次沦陷之惨状。

一九四四年夏季。国民党十六集团军总部由夏威率领赴邕江上游那马等县，只留副总司令周祖晃及一些勤杂人员，总部守卫都是由警察局保安分队改穿军服负责的。后因周祖晃又调柳州，在南宁只有别动队第三纵队所属两个支队与警察局员警。同年十一月，日寇由邕江下游横县、永淳一带挺进南宁，并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宾阳思陇向武鸣进犯；一路由邕宾路直逼南宁。

当时别动队经已撤走，只剩警局员警及专署文职人员，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布防于镇宁炮台及长堽岭一带，准备迎击敌人。由于经过第一次沦陷所受的教训，因而南宁大部份市民早已疏散至上游各县，虽然亦受很大损失，但比第一次较好。敌人先头部队由邕宾路八、九塘而来，下午三时，我们的武装警察及义勇警察大队即与敌人于长堽岭接触，战斗约一时许，接武鸣县电话，说武鸣县城经已失守，专员李画新即叫我下令全局仓卒撤退，由秀安乡转移，深夜到达东兰坪，次晨转赴邕属潭洛区一带，南宁又第二次沦入日寇之手。

从日寇两次侵邕，一方面看到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罪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投降，放弃名城，保存实力，置民命而不顾，抛弃国家和人民财产物资用以资敌的真面目。现在思之，尤为愤慨。

# 旧南宁省医院见闻

雷正兆

南宁两次沦陷，两次收复，我都在南宁市的省医院服务。这个省医院，过去南宁是没有的，南宁市人民生病需要治疗时，就到广西医学院附院和邕宁县卫生院诊治。南宁第一次疏散，医学院及附院迁往桂林，因此这个南宁的省医院是第一次收复南宁才建成的，其任务为南宁市疏散受害难民治疗，同时要做防空救护工作，当时首任院长张赞育，是广西扶南县人，他是广东医大细菌系医学士、广西省府卫生顾问、广西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我是由广西卫生处防疫科调来协助筹建南宁市医院及恢复附设高级助产护士学校的，医院和学校的地址设在旧跑马场广西建设研究院（即现区人民医院），门诊部设在今共和路120号处。

1940年间，入侵南宁的日军退出，南宁第一次收复，市民从各地纷纷回来，难民在途中受日军开枪伤害或飞机炸伤，或被俘逃脱回来的病伤者颇多，有因疏散露宿野外感染各种传染病，斑疹伤寒，癣癞，皮肤病等每日门诊手术入院留医人数达二三百人次。

当时南宁虽然收复，但每日晨起仍有日本侦察机、轰炸机分批入侵市空，先用机枪扫射，再投弹轰炸，医院工作人员既要诊治病人，又需参加防空救护，因而晚间始开门诊。

1941年2月，一天，敌机早晨六时多由围洲半岛飞来三批共九架，进入南宁市空，首批三

架由亭子飞入南门临江街水月庵投弹三枚落入河中，第二、三批共六架由飞机场至中山路南临江街尾投弹，被炸倒塌的大小房屋40多间，伤居民一百多人，有两家因早挖有防空洞，全家人及同街居民躲入地洞，没有逃出来，当敌机炸塌房屋后全家老幼被生埋于地洞共二十多人，日机飞去后，医院及南宁红十字会救护队来到现场，只见中山路南，临江街尾已被炸成废墟，有些尸体埋在瓦砾中，有些尸体横竖暴于街外，有些受伤者呻吟于街边，情景甚为凄惨，当时救得重、轻伤的居民一百多人，分住各医院，这就是日本军侵犯南宁的暴行纪实。

由于国民党蒋帮，抗战不力，当时医院工作人员，在共产党抗日宣传影响下，以救国救民工作为职责，可是南宁守卫警备司令韦云淞，竟说医院院长张赞育有通共活动，将张赞育院长捕押，我也受株连被撤调回广西卫生处，韦云淞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委刘陶北接充广西省医院院长职。不久，日军再次侵邕，南宁又第二次沦陷，广西省医院由刘陶北疏散入武鸣各地。

1945年9月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日军退出南宁，南宁第二次收复，当时广西省政府疏散在百色，为使逃难回来的患病者得到诊治，省府即调在百色的省医院院长袁业鉴回南宁恢复医院，我当时在凌云协管疏散卫生药械，亦被调回南宁协助恢复医院的工作，我们回到南宁时，南宁市市民陆续迁回，院址仍设在跑马场原址，所有医务人员，除原医师蒋炳瑜，梁觉民，杭维新外，多数是调百色省医院的人员来充任。当时抗日胜利了，疏散各地的南宁市民继续迁回安居，医院一面先开门诊治疗病人，接着恢复了留医部。我

# 日军在南宁的暴行

林 敏

最近，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历史，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活的重要信号，它激起了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极大愤慨。日军侵华历史不容篡改，灭绝人性的侵略行径绝不允许改为“进入”，日军在南宁的暴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1938年1月7日起，南宁先后遭到日本飞机上百次的袭击，大批房屋化为瓦砾，大批居民死伤枕藉。1939年11月和1944年11月，日军两次占领南宁（第一次占领时间将近一年，第二次为六个多月）。当时南宁属邕宁县。据统计资料记载，日军第一次占领期间，全县被毁民房达24,346间，损失耕牛26,978头，损失粮食46万多担，被杀害的人民数以千计。第二次被占领期间，被日军杀害的群众为4,239人，染病死亡6,269人，重伤2,093人，轻伤10,248人，失踪350人，被毁房屋14,428间；损失粮食845,797担，牛29,967头，猪45,858头，其他财物无数。逃不出敌人魔掌的无辜百姓惨遭奴役、凌辱、劫掠、杀戮，侥幸能逃出的也颠沛流离，骨肉散失，饿死、病死在他乡的不计其数。劫后的南宁一片萧疏，满目凄凉，绝大多数房屋“有墙皆洞，无门可关”，到处野草丛生，街道蛇鼠出没，垃圾成山，臭气逼人。

又到天保省医院接收助产护士学校学生成立附设助产护士学校。几年后，医院才恢复正常。1949年解放军南下挺进广西，南宁解放。南宁市医院由四野卫生科进驻接管，1952年，改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